白沙先生至言

白沙先生遺言十卷　明刊本　楝亭曹氏藏本

嘉靖二十六年門人湛若水謹序曰遺言何為者也言之至者也與白沙陳
先生之言之至而由之說亦入約者也曰言何以約至也言由中出者也本乎衷自
然者也次門錄訓也書東所長白與楊氏其望兵備昌齡與郡印陳存今
曹氏藏書

白沙先生至言序

甘泉子曰夫至言何爲者也至言之至者也斯白沙陳先生之言之至而爲之以示人約者也曰言何以爲至也言由中出者也本乎其自然者也白沙先生之言曰夫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以至周孔其至矣下此其顏孟大賢歟水也伏讀先生之書若文若詩無慮數萬言曰博矣哉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獨惜夫學者讀其書誦其詩而未必知約也乃命門人鍾周等撮其要約以便初學之覽將以反說約也凡十卷三十章古林何子見之曰宜題曰陳子至言蓋本諸先生之語也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人詣天也夫斯之謂至人白沙先生自然合天之學非斯人之徒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言詣天也夫斯之謂至言先生輔相皇極之言非其孫乎或曰何武子之阿于師也擬倫之大也曰非敢為大也道一也夫道一而已矣何其大天一而已矣氣一而已矣人一而已矣庶民于帝其自然一而已矣白沙先生自然之學與天一也奚其大或曰子之言自然是吾之惑滋甚夫然則老莊亦得之矣曰老莊人為之私

也奚其自然乎謂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四時之序鬼神之幽乎帝之訓非自然乎先定之不用安排非自然乎其者横渠張子曰人知道為自然而不知自然之體明道程子曰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夫無人力者自然之學也皆灼見夫至道者也奚其惑是故君子能見自然之體而自得之是亦至人已耳言發乎自然渾乎與天無作是亦至言已耳韶陽太守豹谷陳子大綸學於余而深知乎白沙之學者欣然梓布之以為之教迪山衆見者也甘泉子曰善哉陳子之志也吾將與子相勉乎至人之道入至言之訓默而成之以歸於無言然後為至學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

爲天何言哉夫無言者敎之至也作至言序

嘉靖貳拾陸年丁未夏陸月貳拾陸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參贊機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脩 國史 經筵講官

賜一品服八十二甘泉翁門人湛若水頓首謹書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二

夫道以天爲至言諸乎天曰至言人諸乎人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

至言堯舜以至周孔其至矣下此其顔孟大賢歟

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是故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手勞脚攘乎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

測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始終滚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畫無號故也自兹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其間分綫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

大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故藏而後發明其發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淵源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故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

閑之而非以為學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矣今者

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懼其大繳也使學者於見聞者不

睹其真而徒寘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

不然辯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豈能為萬化之主

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無物處使運用得轉斗學以自然為宗

可不著意理會乎

一真一切真得此門而入者無遠弗屆也

暘谷始見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寧不知也忽然豁坐起攝

衣四十丈羅浮之間引眺於扶桑之際見日在海底微如含昌御

見群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慘一遮不同所遇隨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物之力不勝群然蔽則其失爲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然之於扶桑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漸至之於亭午也

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入以無欲爲本即心觀妙以探聖人之用觀於天地日月照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探其機緘所設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追求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身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

爲學竟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熟味此詩則聯翁所以教人之意可默契矣

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大抵學者之病助長爲多聯翁此詩其求藥者歟

孟子說平旦之氣最爲有功於學者

學問大總腦處要見見則便自快活從背向前下面節節循推去無非一箇道理

最怕不善思索穿鑿氣離道

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求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慢則流濫無所歸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大丈夫其可以凡民自處而不以豪傑自任乎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了好田地若能向學求向上一着不枉費將生歲月豈不抵掌而爲之三嘆哉

平生學問多是因循過了今已是四十已上後來歲月能復幾何思量此身未及誠實衷痛虛生浪死何益於世然謂之全無所得不可謂真有所得則是欺人今對好朋友不敢以別朋口恐見得不

熟友誤了別人故近年以來所接之人能尚名節者已是第一等人物平日所論只在此上更去不得此不是不忠於朋友自己既不敢誤人在彼又無確然相向之意故只得隨時應付然細思之實是已不得今日與之兄恭別未知再會之期若不發端言之使兄恭終身事業只是以名節結果孤負了好美質蹉過了好時節如此則是某之罪也

人要學聖賢畢竟如何要去學他若道只是箇希慕之心卻恐未稍未易湊泊至於希慕他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遂打如此做亦思量到此見得箇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待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

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才着一物便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不待做不去時被他惱方是累只初間要求做時便已偏了此與世間嗜酒色者不同其爲有累則一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爲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非獨聖賢如此人心本來體面皆一般只要養之將便自開大

氣質美者固是美然有不純所以又有學以填補之如勇者多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強其所不足以爲足若能充之以廣大養之以和平失其勇之病全其勇之善何遂不佳哉

光正謂天下無甚非之理惟己常自照撿若到十分是處不可雜執己見惟在虛以受人

人無氣節不可處事雖無涵養不可處事雖如唐之柳宗元不足道也韓退之平日以道自尊潮州一貶便也撐持不去如共太顛往來皆是憂愁無聊急地尋得一人來共消遣此是無涵養

沮溺接輿輩後人溺於富貴者見孔子道他不是却以藉口如何得他首肯他雖偏過於高後人偏淪於污他猶不失爲漸之上九後

來籍只者却是晉之九四一則鴻漸于逵一則晉如碩鼠鴻也鼠也何異雲泥之相懸隔耶

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静便是理會氣象地頭今未須説聖賢且如一人到面前動作粗俗言語無序縱有甚誠意亦不能入人此是氣象不好若舉止從容言語簡重雖無甚誠意動人人亦不敢輕他此便是氣象好然人拘於禀賦不同或有正當好人與人交接不問生熟出肝膽與之言開心見誠人又不信他以爲誘己此則失於無序若能克去排急爲和緩發激以爲和平則大有功亦漸[illegible]道也非但氣象好而

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豈以告之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善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能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支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不可不戒

莊孔陽家貧既無以爲養又其親命之仕便不得自遂其志雖止於貧而已若能進退以道甚佳至於貧不得已爲祿而仕亦無不可但非出處之正使人不樂與孔陽承親之命殊科蓋非以此藉口不如此則逆親之命以全己志殆非所安尹和靖一日告伊川曰吾不復仕進矣伊川曰子有母在乃歸以此意告其母其母曰吾知汝以善養安知汝以祿養乎尹遂得不仕若孔陽之親能如

尹毋則可以和靜謂孔陽矣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定便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是若律以道均為未盡到了只是成就一偏之善而已非聖門之大全也

看見利害不免開口告人此淺丈夫也伊川平生與東坡不合至於成黨自來未嘗向人道及真無愧於斯言矣

立志不可不遠且大然於天下之事亦須量力為之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鮮不敗事此語可玩味

昔夫子設教洙泗博文約禮之訓大開其端後之顏得聞之三千之

徒莫不有聞焉卒之啓手足得正而斃于曾子之外求誰敢先於
大夫猶有賴夫子鳴鼓而攻之者七十子之不負夫子幾何人哉
使顏子而壽能稱夫子於至神之域其報夫子有矣使四代禮樂
見用於天下夫子之澤畢被一世顏氏所事之報又何加爲而是
言之弟子之於師能不背其道能推其說以及於人皆報其師之
大者也
泰山爲高矣泰山頂上不屬泰山堯舜事業也只是一點浮雲過目
夫自生民以來功業之盛孰有過於堯舜者也稱夫子何獨以爲
易而輕之耶誠以道之全體初無不該心之大用初無不貫故曰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是堯舜事業何必在九五統六合布德行仁覆冒黔世而後爲大哉自夫三代以降聖學之人邪說並興道始爲之一不明七情又熾人欲橫流道始爲之不行道不明故雖日誦萬言極羣書不害爲未學道不行故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爲其於吾心煎不該之全體固未嘗覩其彷彿則於吾心無不貫之大用又豈能望其藩籬哉今試語於衆曰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聞而疑者百一其不疑者十九惟其不疑故卒不信何則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又曰久與而誠樂莫大焉夫道雖極於高妙而無不具
於人之心反而識之若遠而難知近而驗之甚顯而易見爲學者
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行動靜周流無間一
致黙而識之然後知浮雲一點信非虛語而吾日用之所以治向
浩浩其無窮也知此則知足在我悅焉日以進乎學無入而不自得
其進豈可量哉
某南海之野人也嘗從於耕矣請以田事爲喻可乎方苗之始植也
鋤耰之欲土之易固吾心之放而收焉者也苗之既植其土未固
時而灌溉之欲其生意之浹洽即吾心之迷者復日涵泳乎義理
之中以滋養者也及乎苗之向碩穗既凝矣尤要培其土使之密而

積久之而安益深遂純全豈非吾心既得之後戒謹恐懼之不忘者非
僻勿得以干焉者類耶自始至終循其序而用吾力爲無欲惡之
心則未有不耔之田與吾方寸之田一施之無二道也然盡力於未耔
之田者其獲美稼實盡力於方寸之田者其獲豈直美稼哉至于存
養則獨善其身進則兼善天下所以節收其入吾身之府庫充吾積
是也出其餘天下之沛澤隆焉者是也而何其悅於彼者十九
於此者百一耶吁有由然矣夫五谷與麯蘖非美必錯而嗜[illegible]
然後知其正味之可好否則未有不爲狂藥之所勝而棄焉者也
今之自棄其心者皆是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二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而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也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舍是而訓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也舍是而科舉之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而波蕩於元至今又陋之餘也夫士

何如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

也而奚陋自待哉

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

語以四科稱群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古人而絕塵於當世者亦鮮矣况德行乎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而親切如是夫苟欲事於斯雖未能優入顏域亦庶乎閔冉之閫而由求下有不肯為者矣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

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

其惡則怒是何心哉

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脩之而已苟能

脩之無遠不至脩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去其不如聖人者求

其如聖人者今日脩之明日脩之脩之於身脩之於家國脩之於

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脩焉者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

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脩師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

成造就之功然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

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汩沒於聲利支離於粃糠者蓋久之年幾

三十始盡棄其舉子業從吳聘君遊然後益嘆迷途其未遠覺今是

而耶非取向所汲汲而支離者說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淵淵焉惟恐其苗之稿長也坐小窗中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閾俛焉孳孳以求必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忽也學校一也所以有今古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識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爲己之心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者學者之所蘊也有爲人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爲務然自漢而下求其謂學校之所得名世者幾人有不由庠

序而興者乎是故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爲
已古之名世者舍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於世也久矣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悲
歡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
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
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
蒸爲水下注爲淵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淵淵之不一而
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

已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
晝夜則有其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然學爲
已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斷不疑矣
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樓午睡夢出貞節門外大水一老人抱衣浣於
前歌曰法好人莫傳不好人莫穿良久又歌曰西子蒙不潔
過者疾趨而爭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上帝行
周旋與世駢肩吁是何夢耶將有應于後早爲之兆耶抑晝夢幻
無同異端之說從而稽之因妄求妄不可耶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
地之不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曷足

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福曾足以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率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為往妄耳

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林緝熙此紙是他向來經歷過一簡功案如此是最不可不知錄之克恭黃門若未有

入處但只依此下功不至相誤也

吾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予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錄示張東白詩且疑我更號逃禪不能擺脫此語聞之不覺失笑執事固愛助我者請問今所疑於我如此果何自來耶若出於東白未可據也東白蓋我昔論學書中一二語偶未深契而想料至此從而疑之竊恐未為至論只如此詩者偶讀宋文鑑和得半山詩數首論者云陳公甫喜荊公輩人直如此草草我平生得無巴鼻之謗多類此可怪也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勉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是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區區之意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旣以寄民澤字水[illegible]亦以告有志於門

下者咸得自勵而日勉焉非但爲美言以悅人也

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承諭近日来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来必有至處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墻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無可告語者暮景侵尋不意同志之人托區區於無窮者已不落莫矣幸甚幸甚

李世卿書来問守臺者某以民澤告之冷焰迸騰殆出楚雲之上盖以勉世卿使求諸言語之外如世卿可惜平生只以歐蘇輩人自期安能遠到賢郎在病可徐徐而来眼中未有能奪公楚雲手段也

戊濤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甚有日用作用處讀之入門者此一難

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吾自去秋感疾迄今尚未平昔游息之業

傾病輒叩天猶少假之年今廢閒之下且拱吾何求哉其未忘者

衡山一念而已見書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爲有志不就其可念

也夫其亦可嘆也夫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

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爾今無別法也凡學皆然即此

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日行之而不著焉習矣

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

一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夫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飫久之然後
可及也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凡天損之來吾無以取之可以言命矣

飛雲之高與千仞未若立本於吾中與化山乎豈足其巔若層巒地
四顧洒然在為奇絕壯哉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
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彼紛雜浮之溺甚也樂第恐心有所往情隨
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縈耳

儒與釋不同其說異同也太虛尚能包我於衡山否邪

古之為士者患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患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其猶願與諸公共勉焉若夫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遇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泥乎敬惟當乎時哉焉耳比之訓勿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三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呼大前一餘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儱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

者安能不爲之物但迷了一差至到前而無歸宿無些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斟破也更將中備首尾緊要處沉潛要着落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爲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其庶矣乎

異乎同乎同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入者門也
歸者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知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
人之道孰爲邇孰知之無遠邇與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聞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爲要曰一爲要一者無
欲也道書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人學聖
而嘆其善學曰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
歲云暮矣冬雨凄寒乎僵爲危而淋不休號寒啼饑窮民怨咨于嗟
何爲將以道所思所思在邇道大寒日短誰爲致之不如待時
滙仲春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拂人情熙熙捋采衆芳泥泥
經杭解爲言心性不泥一形雲龍風虎見時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倫

化之妙趣竪之水汨汨洋洋不亦深乎嗚呼天下未有不本於自
然而徒以其智取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
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翱翔因吾儀兼吾吾其行乎猗歟休
哉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故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其
形貌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
巧剛而能柔形吾而勢秋為意之而奇滋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
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皆擇內外取舍之宜

以事其親愛日之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

君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每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

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

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昔吾章菴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
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嘆此學寥寥世無人整頓之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吾人以不專之學方其爲之也因循苟且而不自知又何怪乎古人
之不可及也推之凡事莫不皆然

吾人所學正欲事事檢點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縱然撿着
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亦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專理勝

害而又無所忤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弊戾非細事也

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有揣度終爲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

宜一一洗滌昔之習氣煥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知也

一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詆信與奪之間哉

吾暮齒不忘于學猶日與二三子周旋考德問業其中庶幾其必有得焉

賢人屈伸在道

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

求靜之意反覆係圖之未見其可者遂行之秖益動矣惡在其能靜邪

論李廣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擧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

百錢自喜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

斬釘截鐵工夫當自力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虛己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

遺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歸一之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進脩在我成我者天也

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此學人言語終是舊套

嘗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爲得而相干富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哉

利乃衆人之所趨義則君子之所獨

有開闢必有成厥後吾二羨之騑驂遐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鄉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即況於廣大尊嚴端凝洒落默契乎人

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天化
而同流不可動撓不可束縛也哉
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四

我道非空亦非小萬事含旃終未了

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

則庶物咸亨太和絪縕

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

爲道之障爲其溺也

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徇奚可哉

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

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邪

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

未至亦殊不啻惟有志者少獲淳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

羅先生桂門廣昌張内翰會講西山克恭闢書齋於後圃靜坐甚皆不以病廢學者乎

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病而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脫漸省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因言以求其心攷迹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矣

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又新毋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

撤百氏之藩籬於六經之關鍵于焉使游于焉收斂靈臺洞虛一塵
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點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
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
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質
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雖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
以治之聖人與學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以夫子爲的者也夫子不能
使之仕何則人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苟未信也師不能強於弟
子

爲野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
者姑以迹之近似者言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
一爲要一者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
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儒亦曰靜坐曰惺惺吾儒
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
類歟元晦在京師適當應舉禁僞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
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吾亦非吾所能與也不幸其
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任者輒涉於吾其
責取証於二公而吾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毋氏加老
是以不能也何耳則亦未有責吾以不出者遂不可非所謂妄人率人

於僞者又非此類歟。

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後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宮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方圓之體不同爲急之聲異也

夫道知語默進退而不失其正焉耳矣

胡文定公平生出處不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

受於天非繫於人異和於性非淫以習故凡情之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眞乃至句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

歲爲江山草木禽獸魚鳥粉飾文貌然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稚時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徃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攝幾造化開闔焉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稍寡和雖非韶頀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

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取而讀之卽其可者次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

進不已古人不難到也但恐潛心太甚者蹈太高將來成就結果處既非庸常資料所及而平素寒鈍胡能追攀況高仰視九霄之

上

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強其所不能諸公即居乎匡山予所能也居匡山以養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

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古者王畿置小學於旂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右今之郡縣學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下嘗終夜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負庠序之設六經之訓固在也以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也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甚不可無也天下之事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胡可少哉

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脩於身子弟習而化之其爲教也不一因其世充聚異焉耳豈尚技藝不有教豈直士哉[illegible]

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操詩書以行以底于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開太平者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敎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進於聖人同歟否邪

神之在天下也關以至嚴稱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鄉之和于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然後權之用始不窮矣

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天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是道願人道將古今有識所憂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若過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嗚呼孰能信斯言之不誣也哉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必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修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治兵無不強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務後世以法劫制天下區區之為也

行聖人之道有二術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然其心則權為挾私姦作矣無其權則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者其過以用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賢一疵不貸而用舍亦泥

矣今夫理財於撥亂之秋非常賦斂取之民故推之醵酒豈獨學者非以酣飽為德所以作士氣也觀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寸奮錙羨餘矣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必自追遠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廟始遷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樂歟古之仕者世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愛而死相守百世不祧忘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矣卿爵之權田園之美肥甘饜飫妻子祖考所棲與無以庇為他人質鬻儻有及之其鄙陋污穢可

勝道稱中古之主天下者嘗為卿大夫作家廟論詭之鄉大夫皆
然況士庶乎先世之風流儉韻往此哉絕以吾之一身散而為百
體接其一毛而必為之痛是誰使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
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得於
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能乎故曰收拾人心必原於宗
子為特讀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發親人子之至情也不待
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之異於聖人也豈損毫絲若是耶此豈在
求之於四方多識當世之士得其賢者能者而師之此不可以在

攸諸内外輕重之間焉以孟子之論其役志於功名其術有愧於妻子其思慕其親其不以俯首而媿悲鬱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道不苟於言也

庚寅秋月予自京師歸適踰一載是夕天氣稍涼予讀易白沙之東房既倦而卧夢與應魁暨元克恭黄門同行一童子前導不識者一人次之次克恭次余應魁塗遇泥淤予呼童子取行具童子不應令因曰越人歌之楚人聽之應魁舉襲不置克恭顧予作愁狀其不識一人者漠然若無所聞聽悅猶測其意曰越與楚風氣不同人之聲音隨而異必不能相通而相好使越人歌之楚人聽之亦猶使楚人歌之越人聽之也孰若使越人歌之越人自聽之楚

人歌之楚人自聽之其音習於其耳其言感於其心奚不相說之有是故越不可為非楚亦不可為越越與楚不相能非有生之初習使然耳習之久殆與性成夫苟欲變之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不可使化而入今若以為越者一人欵而號於楚地曰去而為楚者以從我楚人得不得怒而逐之乎然則何如曰守其為越者無逐責楚以必同庶乎其免矣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求於吾前矣得謂與我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人心爲里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

事吾知其爲事耳也焉舉吾之身以從之初與我不相涉也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又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形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言得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

爲人狀之以天則道在狀之以地則道人物不足狀也曰道茲不可狀歟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似弓而以竹爲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也則能按而不惑若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爲難其人也

易繫曰安土敦乎仁予曰寓此樂于此身於此聚精會神于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后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后安者通于此然后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

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與也九三曰艱貞無咎則君子于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憂于其所當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以懈者剛而已夫豈勞哉君子何爲不暇乎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一念或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已耳夫天地之大含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此物必有此誠則誠在人何

所具其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憂世之不足爲哉作偽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耶

天道至無心此其著於兩間者千態萬狀不復有可同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心乎其一元之所合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于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莫如心矣孟氏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聖人知是心之不可

害故設禮以消養之以爲見其生而遂見其死聞其聲而遂食其
肉則害是心莫甚焉故遠庖廚也夫庖廚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
之仁至大不可戕君子因是心制是禮則二者両全矣巧莫過焉
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熟乎禮也心之巧同也聖人誅民
害而迸之四裔四裔之民矣罪焉亦曰戮之則傷仁存之則遺害
故聖人之仁有權焉使之遠禦魑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夫
人情之欲在于生聖人即與之生人情之惡在于死聖人即不與
之死惡衆人所惡也聖人即迸除裔夷惡難施也聖人以投惡
人一舉而迭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用之故
天下有意乎巧者皆不得御其用矣周公食滕一發人倫得其以

後世竊用之至巧矣周公豈有意耶亦任心耳
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任只首尾退之以著干字執予固不
得舍孟而學韓也
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教說多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今自謂少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里其在茲耶
余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斂衽而嘆趙太祖之仁
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縱肆克
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兵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
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
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鄴之

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之見也史臣稱武惠與諸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嘻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至于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日禦寇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養之劑病飢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長安經之情而忘其在己必能以仰太祖之所存皆憂民以衛民患之所

存者處功則光明者在光明矣

不知其人而好之畏其人之加己而勿與之爭自古未嘗有此也是故始求之深以取困大易所以函泳愉恒也言不離乎道行不遂乎躬出處語默去就之權衡而用之必繫乎義苟如是崇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

始者期民澤九月入羅浮四百仙峯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又云恐進退未決不若背水陣終難勝敵

入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始者公由端陽入省積任之初棲棹白沙獲聞仕止之言大絕羣步驟固知不與凡馬同然不謂得意而往超然脫其銜勒一息萬里如

是速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非靈澈寄韋丹詩即流傳世間識者哄之執事真無負斯言哉

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爲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飢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其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

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斃斃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草木之品任花桃花於春菊花於秋蓮花於夏梅花於冬四時之花

臭色高下不齊其配於人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林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惟其尚之是以名之

更望先養心氣臻極和平勿爲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美玉毫無瑕纇可指摘若恣意横爲詞氣間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爲英華凝調之化然水陸所產妍媸高下美惡不等萬萬不齊焉而人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溺焉者也產於此邪曰菊蕊者氣清而體白郁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餘亦花之佳者也

世之論人物者視其外而遺其内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多矣在人

自審處何如古人不必盡賢於今今人不必不如古但當自勉其
雖勿輕自恕
嗚呼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端故相國休之孫女莊雷郡燕人妻
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節氣
如大冬嚴雪凜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嘗聞君子
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故此二氏乃能之學者不能於此然則從事於詩
書而無所益彼之弗學乃能不壞其性何邪是必有所以然者矣
止於誇多鬪靡而不知其性為何物變化氣質為何事人欲日肆
天理日消其不淪於禽獸也幾希矣

尚友古人求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近之則可親遠

而望之益光

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茂叔濯纓於濂溪而世濂溪稱叔子著書於

龍門而世龍門宋梅翁講道於考亭而世考亭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

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禀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

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但在毀人者

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

出於氣禀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

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況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

猶不免爲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自過情之譽毀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脩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昔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之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

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

不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狎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碧玉樓臥病踰半月忽得手札讀之喜甚遂忘其病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問

友可以論學者矣人其實在於天行與許

昨夕接上閘兩縣彩淵津陸下情者相撿會鄉里平時往還人十亡七八十間年及五十者才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illegible]死者多矣可嘆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其造物所賦於人豈徒以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蟲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之人在人立志大小何如歲月固不待人也

於學務剝剔而明及道縱昔人所能省例不可墜於俗輩政之號不足於余問其所失惟子欽自賊無以副政之請此昔人所謂從過

庶佛妄能救溺水雖淺不然余之所欲濟與所識求濟於余者之

余豈易致哉

予嘗愛看予美庵山茶詩號黃冠非難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

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嘆聞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

酒猶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白之泥於酒者如是與猶醉

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正雖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猶恐其迷

醉者韜光內映謂醉雖於醉則可令之飲者吾見其易耳亦非泥

於酒而飲者也嗚呼安得見古醉鄉之迷以與之共飲哉

凡觀人者當於微處見之蓋於取舍之間足以見之矣

[illegible]以爲後而不與[illegible]力以成天下之事[illegible]

而作者患恒少不激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激於逐兔鹿
之舟不覆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震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
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有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
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
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
其分內也守而無將誰當有待
意所觸往緣非乘雲馭風其不可御而至窮之乎山川變之乎寫
曠之乎歲月當食忘食當寢忘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
而目不瞬必言乎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則哀而不傷至矣

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任
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照
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
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夫孝百行之源也通乎神明光乎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
弟而已故君子莫大乎愛親
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
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
欲使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存撫令我梁黎紛爭非余故下終難
奏削非陰陽語乎

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庭不獨作詩爲然也

當道知人爲難也惟行其所知善有勸惡有懲則公道明美惡雜居賢者羞與不肖者伍設若有奴闒[illegible]冗者傲睨於其間其肯爲五斗米折腰而不去耶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六

賢者之愛人也期于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于姑息憂其憂無憂人之憂其亦有以異乎蒙菴官于朝也則行乎朝僕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蒙菴欲以其道施諸人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己在人則殊耳

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閒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濮郡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皆醉人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涵養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

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
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
大矣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公謂鷹鸇不如鳳凰即知引裾折檻請劍斬佞臣頭埋輪都亭將壞
白麻而擲哭凡若此類疑閣下小之而不爲其至如明刑弼教保
任皇極以壽國家無窮之脉其次抑邪與正彰善癉惡必行已志
不爲利誘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此宜無不在我者顧猶
有掣肘之歎耶
推之欲其高及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
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

國家安危所繫視用人何如耳如兩廣之地雖遠然用人小大得失

與體則無二致人才有無顧作興何如耳

使內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取舍既求於義此古人難之非直今

日也

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觀之思過半矣

故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是耶

當以古之立言者自期彼汲汲於人之贊毀無病而呻吟若是者亦

何足與論斯理也

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吾之所為不悖乎道

不悖乎義則其為孝也大矣

論詩者必論性情論性情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是性情佳矣風韻自佳性情不真亦難強爲之說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爲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薄乎

古之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死之道乎

知富貴果不足恭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乎奪一切果不足爲累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脅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

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

親不以文覆德

君子所以報其親者自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耳

彭澤不折腰於督郵平湖不屈膝於當道禁則行之憂則遣之古今

一揆也

韓子云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去煩入靜當亦有漸乎

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尊也不藉勢以徼利

人之遂其生養若赤子之慕慈母人之免於塗炭者若枯槁之遇

春風

竭股肱之力而効臣鄰之職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

以壽國家之命脈

賢才用世大小有補長爲下山可以撐柱群龍在朝可以參伍羣臺

仲尼與世爲矩矱較不行然後去魯好高欲速爲戒千古

君子之窮小人之幸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其行翩翩其光烈烈

子獨畏于感激而慷慨其本如此故變而至善也去故習如脫屣而

人之望之也若斷鴻天路之翱翔

士之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于其志之瑊以臧而彰能事之常然而

弗彰權或可傷惟其不待生而存故不隨死而亡夫既信其如此

又焉論其行瑊

聞善必錄遇惡必推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

顏子之壽過於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

我不枉己君無鑿坏

費而不傷壞而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

可已而已不可已而不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

國其庶幾乎

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

君子但無愧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教者之事夫豈有所隱哉

答郡督府曰別奉鈞帖命縣月給米一石發夫二名不敢當記書所

稱通對誠隱進上疏今日之賜使道等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其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吾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古之名流甚愧於自脩亦甚矣

答朱都憲曰假令僕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親爲親在君爲君若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理至於孝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微時密之心蓋自擇安於晉劉則止爲中而行非中也今若舉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於密耳

予近有衡山之約去東山非甚遠他日東山漁釣之暇尚能索我於朱陵洞中否耶

謂劉東山云救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交游中有不勸人進者乎其獨不然是以退爲進也

論孟古義讀之炳然其長於造語發揮神采壓一時之凡陋也今之爲舉業者能如此亦何害其爲時文也文章與世運升降孰能留心於此乎

江右藩臬諸公以脩學先生主白鹿之教先生辭之曰鄙人非不欲斷道之不明也學者而不得其術其識皆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

餘其行乃逾肆其文乃蕪而不章獨以自得論詩者將至矣其然乎哉今之

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於其心措於其辭者亦若存而若亡

雖欲自信自立而不可得況以導人哉

比歲閩南京有鄭孔暘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番同今人語以為稱言

之稍能而閩者果出亦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

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兼辭意而失之其所

謂風生萬異終欠一洗之力

詩真是難作文字亦然有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說

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安排

子厚不及韓退之只爲太安排也

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即在其妙無涯毋見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無味可味

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今是月告病不識此機發之乎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則更無說矣拙詩云有年將補日以亂不成詩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哉據如是殆不可開眼

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聞定山考察前以告病南京吏部倪尚書不爲達遂以老疾退可惜

辭氣終欠自然猛實來快特有梢硬處不類此情性所發在平日致

養到醇細處則發得又別

詩不必作不必不作道固爾也

袁侍御能納善言最不易得

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泚泚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益有之矣時周別去爲吏時周平生發難之難大略與我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眞百煉金孝子也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視當世未見有如此者

守凡於公卿之門惟歲時謁盡禮而已不敢隨衆亦走以有其切然

有勝於我者既於家中相愛更不退讓

近者愛病相持無以自遣遂思只有虛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而壞

佛老安能為我謀也

以心馭氣之術試效亦見矣但日用應接之煩不免紛奪而工夫不

精

絢等之在門墻其意未相接也徒以名分相繫為談許雖淡賢於

吹噓者多矣廣收而勿拒小激而大遺其諸介亦貶待褒俗之意

乎

貫之自謂也必一年而後從者過之小大為限復深責望之昭仁守

義諸亦孔門作技之遺意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遂其

晩年進德極於高邃未必非此門人之助而由之名光於後世矣

則胥甚可悔哉

予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來絶不作詩但興動輒遏之至今年夏四月余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于心師友代凋知己憑逝殆亦不可爲懷矣乎中堂董子絃歌躑躅然紛中情危境適因緣斥

辯

詩以道性情故不論工拙然亦當審其所發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凡俗倍則背理二者有一焉皆爲辭氣之病非君子所安也朋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然發之如鳴鸞鳳如調琴瑟如奏金石于低之下則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不任辭

氣之間乎得之非形言之貫綜致所以該德氣深者當默而識之耳

惟我先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民到于今賴

之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於是乎

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

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譽毀則子虛之揚

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

伯梁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雜

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

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

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

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襃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忠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爲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哀爲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爲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

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游入其室見新故卷册滿案甚者謁者之辭就而閱之凡以求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一或巨之則艴然矣何怪其艴然而且爲怨也而强與之豈情也

哉噫習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可嘆也天下之僞自茲可覆矣

吾鄉稱先達以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緊秫坡一人而已與余連里第余之生也後不及侍北門弱冠與澹齋之子益游始拜澹齋請余以秫坡事緖纔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

外海之南山山之坡陀有石延袤丈餘下可容一榻光宇築爲堂石旁樹松竹往往造其間危坐收斂爲持敬之學又於白沙築小室三間命曰昇樂以爲閑業之所至則兩諭彌月而後返用心壹苦時人無有能窺其際者惟晉安林光與余知之

若光宇者困而益堅老而愈壯危至而知惕樂矣而不淫可謂篤信有守者矣其於伍氏所謂無替而有光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

歟
顏淵問爲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淵處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飯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並苟也哉

七百死命歸最何致群兇之納欽州七州役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流行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充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丁侯爲縣六年卒于官僚戕我邑令白沙武迄今求丁侯未有述之
仕不爲已耻以俗吏自居始至著禮式一編擇立鄉都老各教人
使綂之俗淫於侈靡嘗者殫財貧者鬻産上無以爲教下無以爲
守俗由是衰操鄉鄉老以禮正之每歲按民丁産輸錢謂之均平
錢上下交侵民受其害侯量入爲出歲輸以還使民不知有役民
甚賴之時有横徵害民必變更曰守令之政在養民坐視其困而
不救安在其養民也力請罷之雖以此得罪不恤也
縣令官卑刑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
知微之顯故予嘗謂侯有用世才其有所試於夫豈苟哉侯從往
爲學政暇必走白沙往返歲月內不知其幾顧何取於白沙耶其

矣人不可無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佚亦無所
不顧學而切於救民急於務也死之日耕者弔於野行者哭於塗
有老嫗夜哭於其廬且往問之云嫗何哭之哀也曰聞歲從且至
死者不可作已
自有邊患以來狼吞虎噬以殘民之生人所知也湯沸火烈以殘民
之性人未必知也顛沛流離死生利害休于前而父子失其所見
矜失其愛敎之以鬭爭之風置之於水火之地則五品之倫五常
之性與生俱滅誠不可不懼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八

衞靈公問軍旅之事孔子辭以未學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自今觀之昔者軍旅之興雖以拯民亦以斃民斃民之政孔子所不忍言豈得已哉今地方寧謐文教聿新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講邪邑長俎豆其政而忠信發之學宮俎豆其教而忠信道之諸生俎豆其志而忠信體之習端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恥而崇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囹圄可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

白沙之西山則圭峯也東北連數山峯最勝者為綠護屏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能噓氣成雲變化萬狀夫潭取其潔也雲

取其變也深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對焉也應埃也異也是氣也而雲以蘇枯澤物為功水以動為體而潭以靜為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

一善可書也吾書之吾畏多言也信多乎哉不多也懷俗之盜偷吾無益也言不能化而入惡在乎多言也善者書斯進之而已矣

潘其氏者南海之著姓老而無子曰吾無繼可也兄弟之子猶子也同吾胞者幾人繼其世者若干人可以勤孝養可以守宗廟可以事繼述而傳無窮矣吾何憂吾無繼可也以其所有者歸之祠以奉蒸嘗可憫也已若是者其亦足與乎其無足與也老之時比屋可封務自後世不以善而以利父子也而不用情兄弟也而過子

猶婦姑勃谿則交致詬者皆是也夫恒人之情莫甚於顧其私而

不忘其後某也教孝乎祖禰妾視乎兄弟其生也若遺其死若棄

慮非求焉於庸肆者歟

人各有所慕仁者慕親義者慕君士慕學農慕稼猶百工慕能商賈

慕贏遷有無慕者慕之至死而勿替乃至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適

乎幽明皆性之所發而為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之求慕是也

夫耽得而奪之役物而慕壯而衰老而遂忘慕之不至而遷於物

是之謂情其性非知內外輕重之別者也夫忠孝之推也不孝於

親而忠於君古未之有也

伍光宇精卓于南山之麓以坐明年復於其居第之左結草屋三間

與亭往來又明年而光宇死矣草堂之成光宇齋戒沐浴焚香更衣危坐厥明請余問曰雲不自知其力之不足妄意古聖賢人以爲師今年且邁矣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其所謂樂尋常間嘗從坐焉爲樂耳每每讀書言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爲愈也蓋用則苦苦則不樂不樂則置之矣夫書者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也奚宜廢將其所以樂者非歟願先生之教之也余復之曰大哉吾子之問也顧余何足以知之雖然有一說願吾子之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豈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幾千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焉乎果從何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

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吾子之終思之也仲尼顔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吾子之終思之也

有以風木圖請記夫孝子之事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矣存歿間哉吾聞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

有哀乎彼親三釜三千鍾如燕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今夫從之亦逮養曾子悲之侯亦悲之侯之心曾子之心也若曾子可謂孝意矣參矣事於圖乃若孔子則以為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其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為然也一以貫之其所稱孝非常所稱常所稱者豈其養厚其葬生之封死之贈而已耳嗟夫今之士夫異於古之士夫也其所稱孝率以是為至矣吾恐聖賢之意不明於後世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予少讀宋史謂宋之君臣[illegible]

廢蔣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以正朝廷以新天下化本不立將
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而世所稱不過漢唐之間
仰視三代以前師傅一尊而宋張盛獻誣既出而世道芽之甚豈
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
邪議得以間之大義弱而易撓大義隱而弗彰曾蔽玩愒國計日
非往往坐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用捨倒置
刑賞失當然惰召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幣多而民愈困如久病
之人氣息奄奄以至於滅亡之世則不復惜為之掩卷出涕而悲後
覩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劉文靜嘗之以詩
曰天衍一奈國風沉人道方乖鬼蜮侵生理本直宜細玩善覺詩

右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
治亂之符驗歟宋室播遷慈元殿創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陸丞
相負少帝赴水死矣元師退張太傅復至崖山遇慈元后問帝所
在慟哭曰吾忍死萬里間關至此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
投波而死是可哀也
巫戀之頌竊願公忘之昔者所譏蘇氏凱歌適足爲諸公之累此處石
之後所以有頌於今日諸公也若兆方役民業惟公留意焉
北門園池之勝亂與濟州山泉先生富馬之惠亂與弘農公今且從
病夫爲邵堯夫乎爲藏嗣乎病夫得附驥尾爲千城泰濟勝迹於後
代豈徽言哉敢以數行塵公之筵不勝其大願公之其日來易耳病夫和

生山水稍癖待來年服闋後來蘇羅浮訪[illegible]衡岳上下冀能洞曉

歌祝融峯必攢鳳翮

北門園地之勝闢者以爲美談然不欲以一時履名累左右者晝一

通讀封翁平生山水倩狀償之餘年

後山禍機久伏使謹於微則無今日之役今首惡既誅皆併搜捕之

師宜慎玉石之辨於疑似不決者寧詘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

之仁子孫享無疆之慶

吾又屢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間彼田里風俗

尋胡致堂往處古人記居必有所見儻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

祝融峯不復下矣是術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之喪在人

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役卑聞得甚愛人道好怕人
道壞極盡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是革心盡質諸鬼神焉往而不泰
然也耶

海北莊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年於海上此外有脩古書院冷香橋
之作所費不必恨無以成就之耳

自古賢人出處不同世多議之此豈衆人所能識哉

順德人論李世寧曾吳獻臣王繼兩姓李世卿由我多言孟子曰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之愛人者人惡之敬人者人
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矣

書中斷削子胡未乾枝亦快率爾書二詩寄禮所開萬一有此

者非但欲存忠厚而已俟取人徵之詞祈詳倘是非不難見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九

出處語默思兩端此重則彼輕足下之論備矣但須觀今日當出所行

關繫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爾時出信與道消息若合首徹形行

晦隱自然然有凝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窺

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

其平生拙學於出處語默有不容不發其意者不敢不告也從遂

行之文聞當一二爲之而不以爲然退者一則求於上天一則

恐其難繼乎此我來三十年矣

但云買求人不知所以求不被言說衍之直行者一切行說之行

以明於左右夫剝乃從入所以然者所在所屬業一以哉故

於民非細事也
顧瀕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為而化
成觀於明道先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不對公曰出於予
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為言之諫職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
否雖以相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為不必矣
齊而遭不測之變發陷虎口矣不得已為諂諛之行所以避之非出
於本意也吾子其亦聞之否乎平生故人宋少保李閣老潘侍郎
往往齊聲以不能去離此邪為恨假令見幾而作當不俟終日逞
悔其他時患不得特耳

葬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碩道又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

名節道之澌滅將澌滅不得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纔與一犬而足者今犬之殖幾何矣賢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吾恐其不嘗有所恥之矣恥非其所恥何所不至甚矣俗之能移人也

賢者方行己志惟恐一事不底于道

予嘗謂人之戒久不可破文定從[illegible]分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illegible]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illegible]隨機務無定體其治在也如文士作文寄

生平[illegible]無事將[illegible]能使人[illegible]之而其以[illegible]人精神[illegible]行

之與之遊人不可得窺故亦不可得詳言可見者略之以存耳
人家成立則難保護則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
功則天也人家子弟不才父兄教之可圖必耶難保有不可委
之命在人豈自暴棄佚有以彈絲為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
人而獲利既可濟矣傳及其子託業而衣食由是琴瑟微而家益
困矣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恥與為伍遂亡士大夫之名此豈
嘗為元惡大憝而廢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祿以取重於
時其所挾者深時而不售者也而又自賤輕棄之何其能立也夫
抵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
又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矣看此

昔人所以嘆成立之難也

讀一之自罰帖所以着三代之儀型猶存也此纂雖過矣究其存心蓋亦可憫且自罰之辭甚審且其進固未可涯也若夫久居師席不能致門人於無過舉之地此則老夫之罪請附此於日錄算一過

諸君其志之

先師康齋遺稿其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向沙孔七紙成化己丑春三月行李出北京是日火于折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錄一見驚爲絕闕之竟日不月解以手撫弄以口吟哦其憐之割一紙是歲六月過書此以手書寄北師尚無恙別作以拔書求敘文二年壬辰

二月豐城次公始以訃來先儒之沒在己丑十月至是三易歲矣
錄求跋語時僕歸來一年矣嗚呼悲乎能論道德繫傾一世歸
人小子知之深且篤顧歲知之乎小子發一字一辭不以假人求之
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其丰采而得其為人則宜
其有惕然而感勃然而興者矣其猶望此於百世之下況其邇者
乎後生可畏錄其念諸

中間一簡告鄭先生以處貧之難吾獨惜子賢之困於不足無所於
謀也三旬九食亦詩人之常事必不已而于人雖謀於鄭先生可
也而從告之難鄭先生豈難於濟人者哉覩者疑焉
後生所忽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之間三十四十至矣不自激昂

不自鞭策他日伎倆又似拙者遺襍耳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五

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四方誰攝宇宙貿大衍者其風必厚蕙宗

道傍從來盡衢吉人之交傾蓋如舊蓋不待傾金石亦透

一情之發惟公與私遂之加惟忍為最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

火焚以忍水滅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

謀定乃有濟矧其不忍禍敗立至

古人蓄積粗精非有傳耶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

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縱纖微淵泉吾

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不虛形乃實立

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吾

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聖賢又寂寞矣爵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吾與顏憂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彌高年馳力不與戀鏡嘆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遙遲今復不難笑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元神識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固其然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

可以參兩間可以垂萬世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堯舜於舜雲氣象一而已大君苟不存翩翩竟安取老夫嘗自力茲以告吾子文

江贊高節卑官元可以止一落求不仅作光逝鮑水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求於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忽

乘風中旋胡爲不自返溺水迷清淵

神往氣自隨氣亂精斯淆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聯調性古所謂然

然兼移移恥獨不恥獨等根萬葉兒

潑墨筆毫閱珊瑚鐵橋水宇宙幾千年洞天今有主借問主爲誰

生乎湛乎

聖人之學惟求盡性性即理也盡性至命理由化遷化以理定化不

可言守之在敬有一其在中養吾德性

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若也不明了了心到頭反被憧憧擾

拈一不拈二乾坤一爲主一番拈動來日出扶桑樹燦燦都不拈江

河自流注濂洛千載傳圖書乃宗祖昭昭聖學篇授我自然度

天地無窮年無窮吾亦花獨立無朋儔誰爲自然配壽陵造物徒斷

人可神會有如壽屢者乃我之儔輩永結無情遊相期入紘外

斷除嗜欲想永撤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上

此詩亦但謂歲月流邁諸生學不加進故汲汲焉告之莫其有所感發而自憂耳至於末聯則爲我所以爲諸生憂者恒如楊朱爲我而不恤人則彼楊朱何爲者耶於是終告之曰闢楊氏者孟子也豈若是褊哉道固爾也又復言之不過使學者知吾之憂出於當然而不容已則其所當自憂者將惕然於中而亦不容已也乃作詩皆屬意於此訂頑終焉必或比之焉在何慊於人我與自任孟軻之

重耶記語類所載文公力疾與學者語勉齋見而止之文公曰除

是楊朱不理會人我即不曾學得楊朱亦此類也

少年作老人語詞氣終別詩首翻騰道妙處若未理會得明白處遽然語此其躐等也夫

昔魏野送寇忠愍之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是時寇公自永興召入其志方銳於事為對遽止之故寇公不悅後來適州始書此詩於壁間朝夕諷詠之論者以是善野之言而以寇公之始終為可議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華而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為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爲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亦宜

孔脩妙年如廷實所稱非俛首當世之人也萬一他日往來雲水之
便庶幾一樓其緒論以信吾廷實能知人善取友以爲快也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
炭鬼哭三邊烽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
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
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右水調歌頭吾
鄉先輩菊坡先生宋丞相清獻崔公鎮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曩
夢拜公坐我於床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仰視公顏色可親
一步趨間不知其已翱翔於蓬萊道山之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
因請公手書[illegible]嗚呼古今幽明一理人之所見則

有同其感而流之賢者也耶抑非其倫耶

余又有宿龍寺夜坐詩云孤燭江邊寺疏鐘雨後天愁人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不覺南安酒留充玉花錢寒風無意緒吹斷樂鑢簫第三縣亦以玉花而發東海乃不收入詩話中偶忘之耶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辯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勵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逆洙泗尊師道身據榜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知其亦然者往議呵太甚群喙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君孰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為是耶多乎孔子乎丁翁之從何過

噫

一不言則已言必欲其有益於別駕非相唉以利者也故不爲諛詳其

辭曰使君使民不厭直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落爲諛信

死生爲戲忻而以嗜欲爲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可爲

流砥柱人

一士而不聞道未見爲物撓註言知道則有主不爲物撓矣故曰知止

而後有定

一作詩尚平淡當與風雅期如飲玄酒者當用死爲匠

一詩可送方尊子千鍊不如在定山註完生要以鍛鍊推定山然完

生自然天成之句定山亦有雖之故云脫來若黃酒終勤周子亂

識得自不同

一語不道無極老千年無際若無宗須語道則同門路別君從何處覔

萬踪

白年示伯鄰歸盡雪月風花采了吟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劉

毫深註金針楷引以言心與學也風月即道也又云如今老去還分

付不曾處處尚傚君幾跂六達磨西来傳衣為信江門釣臺亦病夫

之衣缽也茲以付湛生將来有無窮之祝珍重珍重

六經盡在虛無裏萬里都歸感應中若向此邊參得透始知吾學是

中庸誌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不聞虛無之體

天下大本也感應則達道生焉

天地列兩儀其中位太極不悟名象生焉知畫畫前易伏羲古已亡圖

書久晦餘符語山中人妙契在端默

大流無此奇偶値銀河稚類田銀河流兒與世濁井一洗日月光再

洗天地清何止天地清萬世無甲兵

孔子曳杖歌逍遙夢花後我夢已逍遙六字書在牖聖愚各有夢說

化一遭走問我年幾何春秋四十九死生若晝夜當還何必久卽

死無所憐乾坤一芻狗

天人一理通感應良可畏千載隕石書春秋所以示客星犯帝座卮

夜因何事誰謂匹夫微亦能動天地

日月逝不處遑遑恐我業蕪學貞示兒姪以明所希作家有書細經周易錦

褰燃蘭虛絃飢飡王母臺霞渴飲滄溟淵

一度一萬劫飛空本無鐵何名爲飛空道是安排絕夜久天宇高寒清萬籟徹手持青琅玕坐弄碧洞月

哀狄犯中國妻妾從夫君此風何可長此恨何由申仲尼憂萬世作經因感麟往者宋元間適逢大運屯仰天泣者誰屈指張陸文臨事誠已殊哀歌竟云云一正天地綱我祖聖以神武與誰表章厓山莽剃榛寥寥二百年大忠起江濆慈元廟繼作樹峽崖山雲迸者陽江尹一念何精勤作祠此崖山兩廟存三仁大封赤坎墓昭昭愜衆聞深悲魚腹冷一躍海門春厓海風波間陽江面目新自然聲氣應坐使風俗淳短卷心先賀神交夢每親琢詞告萬世宅

病叟辭君

南京僧太虛書來求印證答之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我以此證本體自然謂儒佛之途辯於此矣

他人讀拙詩只是讀詩求之甚淺何足與語此也抑猶有未盡者更諷詠之千周爛彬彬兮萬變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

雖拙作之淺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處非言語可及也

白沙先生至言卷之十終